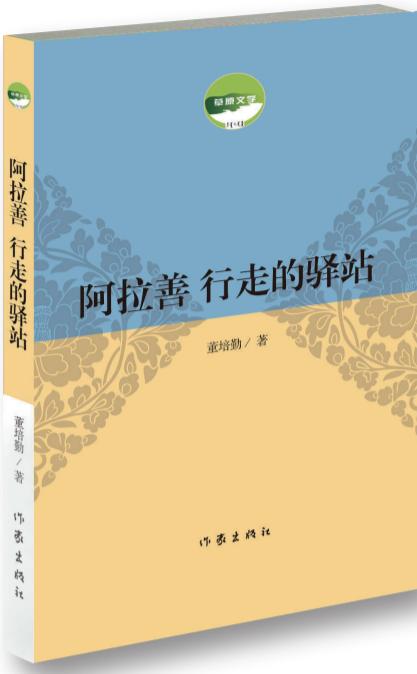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第四辑)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第四辑”，共推出4位内蒙古作家的作品：邓九刚的长篇小说《大洋瘫》、满都麦的中短篇小说集《骏马·苍狼·故乡》、张天男的随笔访谈集《钓雪楼纪事》、董培勤的散文集《阿拉善·行走的驿站》。这一文学创作工程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共同发起组织，并与作家出版社合作推出。工程旨在支持、鼓励内蒙古作家创作出更多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



位于王府街和新华街交会的三道桥，历来是内蒙古阿拉善盟府巴彦浩特的繁华之地，市井之地。车水马龙间，流过这座城市的历史。

一路西行，是三道桥牵扯着我的心，因为这里也留下了母亲疲惫的身影和辛劳奔波的足迹。走西口的母亲，把一辈子留在了西口外。

一路西行，回眸这片浸淫着母爱和乳汁的高原，这片战栗着的背景。

一路西行，让我学会了感激，感激这方土地里的人，尤其是二道巷子深处走过来的风尘仆仆的母亲，额头上还淌着大滴大滴的汗珠。她刚刚从城门口的大树底下买菜回来，手里提着湿漉漉的芹菜、韭菜，还有一小把香菜，她要在中午把一家人吃的饭做熟，尽管只是粗茶淡饭。老妈拿手的却是擦圪斗、掐疙瘩、拨鱼子，只是少有表露的机会。平遥人吃面一定要有三四个调和罐儿，盛着盐、醋、辣子等，吃面时一定要自己动手放调和佐料的。而要吃花卷烙饼，则要炒过油肉、虾酱豆腐、炒长山药，让人吃不够，香不够，

一路西行，背景是母亲的身影

□董培勤

想不够。但那年月，人们没几个钱，这些美味，常在念想里，只有到了年节，才能吃上一碗五花肉合碗子，烟两个油糕，软软的，过过嘴瘾。

我记得，是母亲把我拉着哄着送进巴镇二小的校门的，那年我才5岁半。从那时，我开始了长达17年的读书生涯。每学期发了新课本，她总要拿起来哗哗地翻一遍说：娃呀，你咋能学会呢？其后，便不怎么管了。过了这么些年，我始终认为就是那个城墙根的巴镇二小，给了我一生最初的启蒙。我好像记得，二小的位置始终是围绕着城墙转的，先前是在西边，后来又搬到南面，原来的大树底下。我现在寻找当年二小的同班同学，但却一直无果，也许时间太久远了。

母亲没读过一天书，然而在她老年却没有一天不读报，后来又迷上了保健刊物，戴着老花镜看到很晚看得很仔细。

后来，我们举家搬迁到了三盛公，为了谋生。没想到10年后，我毕业又被分配到了阿右旗，这一待，就待到了现在。把母亲却扔到了磴口和弟妹们在一起，后又辗转至银川。

之后，在我行走的旅途上，感到总有一双眼睛盯着我，那就是母亲。使我不敢懈怠，不敢偷懒。记得在兰州西北师大中文系读书时，常常在楼梯卫生间昏暗的灯光下，背课文，背单词，到很晚很晚。

这些年，不知道咋回事，常想起过去母亲的许多事。子欲养，而亲不在。这句话每每读起，便分外伤感，沉重。甚至觉得，母亲走了，家没了，连故乡也没了。

她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品牌，没吃过鲍鱼山珍。

母亲从小出门，那口平遥话却说了一辈子。平遥方言古朴、幽默、平实，诸如摸甩、刀曰、德老、拨些、酸治、扑琢等语词，便是经典。想起，便忍俊不禁。也便不由

自主想起母亲，总像是回到了平遥老家，回到了黎基村。老妈说起老家那些久远的事儿来，总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谈兴极浓，什么岳壁呀，什么东泉呀，什么宁固呀，很多。母亲一辈子活得很硬气，在她的词汇里，从来没有说过“累呀”“没钱呀”，甚至连叹息都很少，尽管那时家境已经很拮据。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她是一种精神一种忍耐留给了我，留给了我的世界。

母亲叫刘桂清，很少有人知道母亲的名字，她太普通了，太老百姓了。在岁月的零碎里，我估计母亲自己都陌生、淡忘了自己的名字。而父亲董光庚，老老实实但有个性。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也给了我一点基因，但我的毛笔字却没跟上，说来惭愧。我们六个姊妹，老大云虎在北京，老二培芳在银川，老四在呼市，老五老六都在银川，或退休或工作，都踏踏实实辛劳着，也对得起母亲了。

后来，母亲不愿意在家吃闲饭了，便想去找点事儿干，想挣点钱。那个年月，她那么大岁数的妇女，很少有出去工作的。况且，母亲也不识字，后来看个报啥的，都是扫盲扫的，或自己学的。不识字的母亲，却在六七十年代，培养了两个本科生。后来，为了生计，她甚至到当时的郊区农业社当了几年社员，其后又到县食品糕点厂做月饼，打饼子，搓麻花。一天要和四五口袋面，一直到厂子散了摊子，母亲才又回到家里，继续着她抽了一辈子的烟，这时她已60多岁了。说起抽烟，那算是老妈一生唯一的嗜好了。她从双羊、太阳、海河抽到六盘山，后来一直抽中南海，最便宜的那种。她活了80多岁，还是那样热爱生活，从不抱怨什么。

那些年，我去阿右旗要坐43次特快，凌晨四点半开车，母亲前一天晚饭肯定包饺子，半夜起来她用油把剩下的饺子煎得

焦黄焦黄的，看着我吃，吃完了，父亲推着自行车把我送到火车站，这一送，送了好多年。迄今，我都时常想起母亲在清晨的忙碌和父亲在巴彦高勒火车站送我的身影。

在巴音，有许多走西口的山西人，多为平遥和孝义人，他们的后人至今还有很多在阿拉善，许多人已不会说山西话了。母亲一辈子念叨着老家平遥和那里的亲人，但只回去过一次。现在，银川到平遥的火车、汽车都非常方便，而母亲却走了，她再也回不到她魂牵梦萦的故乡了，回不到她时常念叨的岳壁乡黎基村了，她留在了走西口的路上。

平遥，也在我心里时常装着想着梦着，那座熟稔的有2700年历史的古城。古城民风古朴，人杰地灵，家乡养育了韧劲十足的乡里乡亲，也走出了郭兰英、李琦、阎维文这样的乡亲。还出产着平遥牛肉、长山药、竹光漆器，还有那座明清古城、千年城墙，每个在外的平遥人都为家乡感到骄傲。

母亲之于巴音也是很有感情的。常说起这里的手抓羊肉和酸奶子，我也有时给她买了带去，母亲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地笑着。其实，母亲已经吃不了多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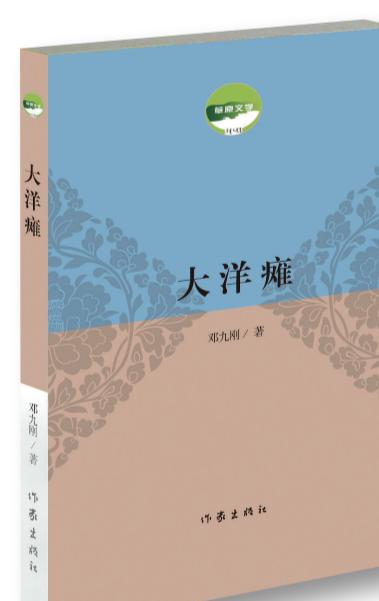
现在，定远营城门是修起来了，危乎高哉，这座边城的味道越发浓烈了。然而，母亲却是看不到了。有时，我或在城墙根蹀躞，或游走在三道桥头，总想起母亲当年单薄且又孤寂的身影。

我爱母亲，更爱这片母亲般的土地，和那行徜徉在这片土地上平实的足迹，蹒跚着，艰辛着，和汗水一起，叠印在走西口的长路上。

她走了，她做的辣芥丝、黄菜我是再也吃不到了，那可是绝活。

(摘自《阿拉善·行走的驿站》，作家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大洋瘫》(故事梗概)



大洋瘫进省城会见王司令，对许家天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所以当大洋瘫返回时村子里的人全都跑到村口去迎接。

一晃时间过去了两年。大洋瘫又去看望王司令，返回村带给三闺女王司令已经另娶的坏消息。

大洋瘫对打算另嫁的三闺女说：“你不能嫁！城里那个女妖精夺了你的窝，篡了你的位，下不合人心，上不符天意。等她死了，你三闺女迟早还是王司令的正牌夫人。”

大洋瘫成为声名卓著的革命老人，经常有学校请他去讲课。有时候他讲着讲着竟会出人意料地赞扬起日本鬼子来。比如说，他讲到日本鬼子被八路军游击队包围，打得只剩下七八个人还都受了重伤，八路军喊“缴枪不杀”，日本鬼子顽固到底就是不降。这节骨眼儿上大洋瘫就突然冒出一句：“这些日本人也真够英武的……”

结果惹出了事。一辆警车把大洋瘫从许家天给拉走了。这是大洋瘫第三次坐监狱。

村长靳二保进城找到王司令，才把大洋瘫解救出来。

大烟鬼大洋瘫还有故事，他下决心戒掉了大烟。但是有一样大洋瘫不能戒，那就是喝茶。大洋瘫喝的是砖茶，来源就是村子里的代销点拿来的，喝一块拿一块。请注意是拿，而不是买。

但是有一天代销员青头对他说：“……请你把过去的账清一清。”

代销员的举动让村民很是不满，“大洋瘫，甭理他。”有人出主意，“到省城去，找王司令，告下他青头，告他个对革命不恭。”

3天之后，大洋瘫回来了。大洋瘫把那拾元大票“啪”的一个响拍在青头的窗口上，说：“这是王司令给的钱——买砖茶！”

也不知道是青头收了王司令的钱胆怯，还是别的什么缘由，总之以后大洋瘫“买”砖茶就再也不用付钱。砖茶一直喝到死也没断。

王司令走后，他把一个秘密留在了许家天。麦收的时节了，那粒种子成熟为一个胖乎乎的婴儿，他就是石蛋。

但是，新的消息表明石蛋那个飘忽来飘忽去的亲爹牺牲了！

三闺女的亲哥哥从河南来到许家天，把她们母子带回了老家。战争、迁徙、动荡、灾难，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操纵着人们的命运。

三闺女的生活又经历了许多的变化，哥哥被抓兵，两位老人在一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双双故去。故乡出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恐怖情景。

三闺女被迫再一次带着石蛋返回她曾经生活过的许家天。

少年入许顺顺把王司令死而复生的消息告诉了三闺女。

许顺顺还告诉她，大洋瘫坐了监狱，他犯的是通共通匪罪。这是大洋瘫第二次坐监狱。

大洋瘫自己大难不死，三闺女和石蛋去又回来。许家天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生生生死，起起落落，跌宕起伏，变幻莫测。这一切使生活充满了戏剧的色彩。

时代变迁。旧的政府倒台了，新的政府成立了。许家天村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许家天新的当家人，就是靳二保。靳二保正式头衔是苍龙县苍龙乡许家天村村长。

当年大洋瘫杀牛搭救游击队的事被冠以“革命老人杀牛救革命”的故事广为传播。

这一天大洋瘫进省城去看望王司令。在省军区司令部，被站岗的士兵拦住了。仗着自己革命老人的牌子，大洋瘫破口大骂起来。值班的排长认出了大洋瘫。

昔日里大烟馆的掌柜如今改行做了三轮车夫，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依大烟枪的猜度和自我评估，像三闺女这样的角色和他这个三轮车夫倒是很般配。他请大洋瘫为自己做媒。但是大洋瘫说：

“你不是好人，你配不上三闺女。”

三闺女还是嫁人了，男方是白石沟的小木匠。

这一年苍龙山区大旱，从正月到七月滴雨未下。大灾之年公社却要放卫星，交公粮的数字一定得比往年高出10倍以上！

眼看着秋收在即，就要开镰割麦子了。公社把各个生产队的书记全都集中在公社。当面锣对面鼓地落实各自交公粮的数字。许家天的书记许贤人也被弄到了公社。

为搭救许支书，靳二保请大洋瘫出马。大洋瘫到王司令跟前状告李书记。

带着王司令亲笔写的条子，大洋瘫找到了县委书记。

被关押的各大队支书和队长当场全部释放。同时也免去了当年的公粮。

大洋瘫办成了如此重大的事情，可以说是搭救了全村人的性命。此后大洋瘫在许家天人眼中简直就被当作活神仙一般的看待了！

距离许家天30里的白石沟大队，因为自己生产的粮食全部交给公社去放卫星，到了年根，村里家家户户都没有包饺子的白面，四五个病弱的老人和两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因为粮食短缺而失了性命。村支书自惨自愧也在新年的爆竹声中自缢在了村口的大槐树上。这噩耗使许家天人在悲痛的同时也暗自庆幸。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大洋瘫的重要。虽然那白石沟距离许家天仅只30里，可它已经不属于苍龙县管辖。真的是一方天地两重天！让人不能不倍加感慨。

这一天，突然山里来了一帮子青年学生，个个臂上戴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字。红卫兵小将闯进大洋瘫家，二话不说将其五花大绑，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就推到村子的场面上开起了批斗会。

大洋瘫再一次来到省城去见王司令，车干事告诉他：“王副参谋长出了一点事情。已被弄到外地进学习班了。”

大洋瘫听了车干事的话，恍惚之间似有隔世之感，呆了一阵，默默地离开了省军区司令部。

想想昔日的风光岁月，看看眼下吃屎喝尿的日子，心里就郁郁地发闷，也不知道这苦日子熬到甚时是个头。

日子长了终于积下了病。挨过半年

之后到底支持不住，一命呜呼命归黄泉。

三闺女为自己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她嫁给了过去看不起的大烟枪。

天下事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谁料到若干年后土地又分到各家各户，人们都像女人梳头般地细细侍弄分到自己手里的土地，那地里长出的庄稼就比过去好得多，生活就此渐渐好转起来。

改革开放，许家天人赶上了好运气，人们都忙着发财，很少有谁再想起大洋瘫。只有几个耄耋老人凑在阳坡地闲聊，偶尔还会提起大洋瘫，十分怀念地说：“若是大洋瘫活到现在，再去找王司令要拖拉机要汽车……不知道还灵不灵？”

其实他们不知道，王司令也已经死了。不过官宦不叫死，叫逝世。

(《大洋瘫》，邓九刚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

《温州两家人》



高满堂 李涛 曲怡琳 著
2016年1月出版

《温州两家人》讲述温州人有了第一桶金后，如何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温商”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他们从最初相互竞争到携手共铸商人的诚信精魂，生动诠释了新一代温州商人在纷繁复杂的名利诱惑和冲击下超越自我、重新创业发展的故事。

《孤军》



谭光荣 著
2015年12月出版

神农架八百里无人区，一支剿匪部队深陷其中。伤员王昌林奉排长之命负责就地看守女匪首九斤黄和小土匪李小么这两个俘虏，等待向无人区核心地带追击大股土匪的排长和战友们回来。这一等就是49年，一支枪、三个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居于林中与野人相依。然而风霜雪雨的摧残，豺狼虎豹的袭击，并没有使他们放弃信念。三个人在无人区里演绎出一首悲壮的生命之歌。

《血色旗》



赵忠全 著
2015年10月出版

1948—1951年的新疆，是一个王道更迭的乱世。苛政、贪腐、兵燹、匪患、饥馑、骗局、尔虞我诈、物价飞涨、人心莫测……艰难挣扎于乱世中的三位异族、异姓兄弟，在多浪镇这个多民族杂居的西域小城里，被裹挟进滚滚的历史洪流，上演了一出出跌宕乖蹇的命运悲喜剧。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海子 著
2016年1月出版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几乎囊括海子创作的所有抒情短诗，以六大主题分为六辑。这六大主题是生活、爱情、信仰、成长、旅途和致敬，每辑都以代表性诗歌——《活在珍贵的人间》《四姐妹》《祖国(或以梦为马)》《春天，十个海子》《日记》《梭罗这个人有脑子》作为名称。随文另附海子不同时期的照片8幅，值得收藏。

《钓雪楼纪事》



张天男 著
2015年10月出版

《钓雪楼纪事》以访谈与回忆交织的独特体例写了8位当代文坛的作家和诗人。所访之人，所忆之人，经验和思致齐飞。文字醇厚老到，字里行间充满诗意的光芒、温暖的情谊与思想的张力。